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

普列汉諾夫著

人 民 出 版 社

02.5

631

馬克思主義的 基本問題

普列汉諾夫著

張仲實譯

叶文雄校

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Г. В. Плеханов
ОСНОВНЫЕ ВОПРОСЫ МАРКСИЗМА

本書系根据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寧斯研究院所編的“馬克思主義者叢書”本1931年增訂第4版譯出。原是張仲实同志在1937年翻譯的，曾在生活書店（書名“社會科學的基本問題”）。三聯書店（書名“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問題”）出版。這次重印前，由叶文雄同志將露文重新校訂一次。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
普列汉諾夫著
張仲实譯 叶文雄校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东总布胡同7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号
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开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 印張 4 $\frac{1}{2}$ · 插頁 5 · 字數 116,000

1957年9月第1版
195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000 定價(7)1.00元
統一書號 2001·89

—
· 故對者：崔小南

編者的話^①

普列汉諾夫的这本“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最初是在1908年出版的，后来曾再版过不止一次。这本書虽然保留了普列汉諾夫的一些錯誤論点（已經在适当的注解里指出），然而仍旧是一本有价值的書，因为它以通俗的形式，对馬克思主义哲学（辯証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觀）的各种基本問題作了簡潔、明白而有系統的說明。列寧在1921年曾說，普列汉諾夫的所有闡述馬克思主义哲学問題的書籍，應該列在研究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要教科書之内。这本小册子就是这一类著作中的一种。

1931年7月22日

三六五二三/28

① 这是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为原書增訂第4版写的。——譯者

1467396

目 录

編者的話

| | |
|-----------------|-----|
|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 | 1 |
| 附录 辩証法和邏輯..... | 76 |
| 注解..... | 87 |
| 名詞索引..... | 97 |
| 人名索引..... | 116 |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

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完整的世界觀。簡單說來，這是現代唯物主義，也就是現今發展到最高阶段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的基础早在古希臘就由德謨克利特*奠定了，而且一部分是由德謨克利特以前的伊奧尼亞思想家們所奠定的。那些思想家的所謂物活主義* 實際上也就是素朴唯物主義。創造現代唯物主義的最主要的功迹，毫無疑問，是應當屬於馬克思和他的友人恩格斯的。這個世界觀的歷史方面和經濟方面，也就是所謂歷史唯物主義以及同它有密切关系的对于政治經濟學的任务、方法和範疇的見解，对于社會經濟發展，尤其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各种見解的總和，它們的基本原則差不多完全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發現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前輩們在這些方面的工作，只能當作搜集材料的一種准备工作，雖然這些材料是很丰富而且寶貴的，但是還不是系統化了的，還沒有被一種普遍的思想所闡明，因而它們的真實意義還是沒有為人家所賞識，為人家所應用。至于歐洲和美洲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後輩們在這些方面的工作，也不過是對於個別問題、有時固然是很重要的問題的多少有些成就的研究。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不但在直到現在還沒有發展到深刻了解哲學學說的“廣大公眾”中，就是在那些自命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忠實信徒的人們中間，并且不但在俄國，就是在整個文明世界裏面，往往都把“馬克思主義”這個名詞只看作我們在上

面剛剛說過的現代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兩個方面。在這種情況下，這兩個方面往往被看作與“哲學唯物主義”完全不相關的，而且差不多和它相反的東西⁽¹⁾。這兩個方面既然是從它們同血緣的而且構成它們的理論基礎的見解總體中被隨意肢解下來，它們是不能懸掛在空中的，那末對它們行使這種肢解手術的人們，自然便發生了重新“論証馬克思主義”的要求，從而就把它——仍舊是很隨意地，而且常常是受了當時在資產階級思想界占統治地位的種種哲學情緒的影響，——同某些哲學家，如康德*、馬赫*、阿芬那留斯*、奧斯特瓦爾德*，到最近更同狄慈根*結合起來。固然，狄慈根的哲學見點是完全不受資產階級的影響而獨立發生的，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跟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學見解相近；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學見解的內容要嚴整和豐富得多，只這一點就再沒有補充的地方，雖然有些地方也許要借用狄慈根的學說來通俗化一下。直到現在，還沒有人想拿托馬斯·阿奎那*來“補充馬克思”。雖然教皇不久以前頒布過反對現代主義者的文告，但是天主教總有一天會從自己的隊伍中提拔出思想家來完成這類理論的事業，這並不是沒有可能的。

—

人們通常總是引証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來沒有闡明過自己的哲學見點，因而就證明有由某一哲學家來“補充”馬克思主義的必要。但是這種引証是不大能够令人相信的。即使這種見點在實際上確完全沒有闡明過，我們也沒有任何邏輯的根據去用任何一個立足點完全不相同的思想家的見點來代替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見點，這是不用說的了。必須記住，我們要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學見點有個正確的理解，是有很充足的文獻資料可供

我們應用的^①。

這些觀點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論”一書的上半部分里面，就以它們最後成熟的形式，充分地闡明過了，雖然這一部書帶有很多論戰的形式。在恩格斯的“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這本出色的小冊子里，對於構成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的觀點，也以肯定的形式闡發過了。恩格斯在“科學社會主義的發展”這本小冊子的英譯本序言（德文版題名為“論歷史唯物主義”，發表在“新時代”，1892—1893年，第1—2期）里，在他們對於不可知主義^{*}的看法上，對於這些觀點也有簡短而明白的敘述⁽²⁾。至于馬克思，要了解他的學說的哲學方面，最重要的材料有：第一，他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關於唯物主義辯証法的表述——他的辯証法和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辯証法的區別；第二是他在同一部書內順便提出的許多個別的意見。“哲學的貧困”一書中的若干頁在某些方面也非常重要⁽³⁾。最後，馬克思和恩格斯哲學觀點的發展過程，在他們的早期的各種著作里就已十分明顯地顯露出來，這些著作曾由梅林重新整理出版，題為“馬克思的文學遺產及其他”。

在他的學位論文“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区别”以及其他幾篇文章（梅林把這些文章搜集在“馬克思的文學遺產及其他”第一卷內）裏面，我們可以看出，年輕的馬克思完全是一個黑格爾派的唯心主義者；在現在收在同卷和起初發表在“德法年鑑”中的幾篇文章里，我們也可以看出，馬克思及和他合著“年鑑”的恩格斯，已經很穩定地站在費爾巴哈^{*}的

① 論述馬克思和恩格斯哲學觀點的著作，有威里哥先生所寫的“馬克思是一個哲學家”一書。伯爾尼和萊比錫1904年版。很難設想這本書有什么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

“人道主义”的观点上了⁽⁴⁾。1845年出版的“神圣的家族或批判的批判之批判”一书(这本书搜集在“马克思的文学遗产及其他”的第二卷内),表示出这两位作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费尔巴哈哲学的进一步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次研究采取什么方向,从1845年秋天马克思所写的十一条“费尔巴哈论提纲”(恩格斯把这个提纲作为附录收在他的“费尔巴哈”一书中)里可以看出来。总之,在这里,材料是不能说不够的了,重要的还在于我们善于利用这些材料,就是说,需要对了解这些材料有所修养。可惜现代的读者还没有理解这些材料的准备,因而也就不善于利用这些材料。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形呢?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第一,现在关于黑格尔哲学的知识传播得不广,而没有这种知识,就很难领会马克思的方法;第二,对历史唯物主义不熟悉,而现代读者不熟识历史唯物主义就不能对费尔巴哈的学说有个明确的概念;费尔巴哈是马克思的直接的哲学前辈,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还奠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观的哲学基础。

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现在通常被人家当作一种异常不明了和不确定的东西。朗格*在“广大公众”和学术界中间竭力散布对唯物主义实质及其历史的谬见,他完全否认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是唯物主义的学说。俄国和国外差不多所有研究费尔巴哈的人,在这方面都是仿效朗格的。就是倍林也逃不了朗格的影响,他把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看作一种“非纯粹的”唯物主义^①。梅林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最好的而且几乎是唯一的

① 参看他的一本有趣味的著作“1848年革命前夜的德意志”,圣彼得堡1906年版,第228—229页。

哲学通，他是怎样看这个問題的，我們承認我們还不十分清楚。但是我們却很明白，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費爾巴哈看做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固然，恩格斯指出了費爾巴哈的不徹底性；但是这并沒有妨害恩格斯承認費爾巴哈哲学的基本原理是純粹唯物主义的⁽⁵⁾。这样尽心研究这些原理的人，是不能不这样去看这些原理的。

二

我們深深知道，我們这样說的时候，一定会使許許多的讀者發生惊奇。但是我們并不怕这一点，因为一位古代思想家說得好：惊奇是哲学之母。要使我們的讀者不留在这惊奇的阶段上，我們首先劝他們返躬自問一下，当費爾巴哈用简单明了的几句話：“上帝是我的第一个思想，理性是我的第二个思想，而人是我的第三个和最后的思想，”来叙述他的哲学 *curriculum vitae*（履历書）的时候，他想要表示的是什么？我們敢断定說，这个問題从費爾巴哈的下面一段意味深长的話中，就可以求出明白的答案了：“唯物主义和唯灵主义^{*}的爭論就是关于人的头脑的爭論，只要我們知道头脑这个物質是什么东西，那么我們对于一切其他的物質，对于一般的物質很快就可以得到明确的观点。”^① 在另外一个地方，他說，他的“人类学”即“人道主义”，不过是說明人把自己的實質、把自己的精神当作上帝^②。根据他的意見，这种“人类学”的觀點就連笛卡兒^{*}也是知道的^③。这些話是什

① “論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載“費爾巴哈全集”，德文版，第10卷，第129頁。

② “費爾巴哈全集”，德文版，第4卷，第249頁。

③ 同上。

么意思呢？这是說費爾巴哈所以要拿“人”来做他的哲学推理的出发点，只是因为从这个观点出发，他希望很快就能达到他的目的，即对一般物质和物质对“精神”的关系能有个正确的观点。由此可知，这是方法論上的一个方式問題（这个方式的意义是由时间和地点的情况来决定的，也就是由当时的学者和单单受过教育的德国人的思想习惯来决定的^①），而决不是世界觀的任何特点問題。^[6]

从上面我們所引的費爾巴哈关于“人的头脑”的几句話中，我們就可以看出，在他写这几句话的时候，关于“构成人脑的物质”这个問題是在“純粹”唯物主义的意义上被他解决了的。他对于这个問題的論断，也被馬克思和恩格斯所采用。这个論断成了他們的哲学的基础，这从上面我們屡次說过的恩格斯的著作“費爾巴哈”和“反杜林論”两書中就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来。正因为这个緣故，所以，我們对这个論断要作进一步的考察：研究它的时候，同时我們也要研究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面。

費爾巴哈在他的“哲学改革的預拟提綱”（这篇文章發表于1842年，并且从各方面看来对馬克思有过很大的影响）一文中△曾說：“思維对存在的真实关系如下：存在是主体，思維是客体。”
存在决定思維，而不是思維决定存在。存在是由它自己本身所决定的……它本身就有它自己的基础^②。

这种对存在和思維的关系的观点被馬克思和恩格斯当作唯物主义历史觀的基础，这种观点是批評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重要

① 費爾巴哈本人說得好，任何哲学的起始是由以前的哲学思想状态来决定的。

② “費爾巴哈全集”，德文版，第2卷，第263頁（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俄文版，第1卷，第71頁）。

結果，而这种批評基本上是費爾巴哈所完成的，他的結論可以簡單地敘述如下：

費爾巴哈認為黑格尔的哲学消除了康德哲学中特別明显地表現出来的存在和思維間的矛盾。但是，据費爾巴哈的意見，黑格尔的哲学虽然消除了这种矛盾，然而矛盾还繼續留在它的內部，即繼續留在它的要素之一——思維的內部。黑格尔認為思維就是存在：“思維是主体，存在是客體”^①。从这里可以得出結論說，黑格尔以及一般的唯心主义，只是用消除矛盾的組成要素之一，即消除物質的存在、自然的方法來消除矛盾。但是消除矛盾的組成要素之一決不是說解決了这个矛盾。“黑格尔主張自然为觀念所‘決定’的學說，实际上不过是把神學上主張自然为神所創造、現實和物質为抽象的非物質的本體所創造的學說，翻譯成哲学的語言吧了。”^②这不仅适用于黑格尔的絕對唯心主义。就是康德的先驗唯心主义* 認为外界的規律得自悟性而不是悟性得自外界，同神學上所謂神的悟性迫使世界接受它的規律的觀念，也有着極密切的血緣关系^③。唯心主义不會建立存在和思維的統一，而且也不能建立这种統一；它只是破坏这种統一。唯心主义哲学的出發点，——以“我”为哲学的基本原則，是完全錯誤的。真正哲学的出發点，不應該是“我”，而应当是“我”和“你”。只有这种出發点，才能对思維和存在之間、主体和客體之間的关系有正确的理解。我对于我本人是“我”，同时对于别人就是“你”。我是主体，同时又是客體。此外，还应当注意，就是我并不是唯心主义哲学所处理的抽象的实体，而是現實的实

① “費爾巴哈全集”，德文版，第2卷，第261頁。

② 同上書，第262頁。

③ 同上書，第295頁。

体。我的身体屬於我的实体，而且我的身体作为一个整体，是我的“我”，是我的真正的实体。会思想的不是抽象的实体，而正是这个现实的实体，即身体。这样，正和唯心主义者所說的相反，现实的、物质的实体便成了主体，思維成了客体。这就是解决存在和思維間的矛盾的唯一可能的方法，而唯心主义解决这个矛盾的努力却是徒劳的。这里沒有消除矛盾中的任何一个要素，它們两个都保存着，并显出了它們的真正的统一。“对我來說或者在主觀上是純粹精神的、非物質的、不可捉摸的动作，則本身在客觀上是物質的、可以捉摸的动作。”^①

請注意，当費尔巴哈这样講的时候，他已經和斯宾諾莎^{*}接近了。当費尔巴哈剛想同唯心主义决裂的时候，就是說，当他着手写新哲学史的时候，他就以極大的同情来闡明斯宾諾莎的哲学了⁽⁷⁾。1843年，他在他的“未来哲学的原理”一書中，很巧妙地說泛神主义^{*}是神学的唯物主义，是站在神学观点上去否認神学。这种把神学和唯物主义混淆在一起就是斯宾諾莎不徹底的地方。但是这种不徹底性并沒有妨碍他找到“新时代唯物主义观念的正确表現，至少在当时是正确的表現”。因此，費尔巴哈把斯宾諾莎叫做“新时代自由思想家和唯物主义者的摩西”^②。1847年，費尔巴哈提出这样一个問題：“我們仔細一考察，斯宾諾莎在邏輯上或形而上学上叫做实体，而在神学上叫做神的东西是什么呢？”他对这个問題断然地回答道：“無非就是自然”。他看出斯宾諾莎主义的主要缺点，就是“自然界的感性的反神学的本質在他的哲学中带有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的模样”。斯宾諾莎排除了神和自然的二元主义^{*}，因为他認為自

① “費尔巴哈全集”，德文版，第2卷，第350頁。

② 同上書，第291頁（俄文版，第1卷，第95頁）。

然的动作就是神的动作。但是正因为他看来自然的动作是神的动作，所以他所說的神就成了一种和自然分离的东西，成了自然的基础。神是主体，自然是客体。哲学刚从神学傳說中最后解放出来，它應該排除本質上是正确的斯宾諾莎哲学的这个重大缺点。費尔巴哈喊道：“打倒这个矛盾！真理的本性不是 *deus sive natura* (神或自然) 而是 *aut deus aut natura* (神即自然)”^①。

总之，費尔巴哈的“人道主义”本身不过是卸下了神学裝飾品的斯宾諾莎主义。馬克思和恩格斯跟唯心主义分裂以后，正是采取費尔巴哈从神学裝飾品中解脱出来的这个斯宾諾莎主义的观点的。

但是把斯宾諾莎主义从它的神学裝飾品中解脱出来就等于暴露出它的真实的唯物主义的內容。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斯宾諾莎主义，也就是最新的唯物主义。^[8]

其次，思維不是存在的原因，而是存在的結果，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存在的本性。費尔巴哈說：“*Folge und Eigenschaft*”(結果和本性)。我不是当作同客体对立的主体来感覺、来思想，而是当作主体—客体，当作現實的、物質的实体來感覺、來思想的。客体对于我不但是可以感覺到的对象，而且也是我的感覺的基础、必要条件。客觀世界不但在我的身外，而且也在我的本身內部，在我自己的皮膚之內^[9]。人不过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存在的一部分；所以，人的思維和存在之間的矛盾是不存在的。空間和時間不但为思維而存在。它們也是存在的形式。它們都是我的直觀的形式。它們所以是这样，只是因为我自己是生活于时

① “費尔巴哈全集”，德文版，第2卷，第350頁。

間和空間中的一个实体，我只能作为这样的实体来触摸，来感觉。一般說來，存在的規律同时也就是思維的規律。

費尔巴哈就是这样講的^①。恩格斯同杜林*論爭的时候也是这样講的，虽然有时用了不同的語句⁽¹⁰⁾。費尔巴哈哲学中的怎样重要的一个部分永远被吸收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里去，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

馬克思闡明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从批評黑格尔的法权哲学开始的，他所以能够这样做，只是因为批評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工作早已为費尔巴哈所完成了。

就是馬克思在他的提綱里批評費尔巴哈的时候，也常常对費尔巴哈的思想加以發展和补充。这里就从“認識論”*方面引一个例子。根据費尔巴哈的意見，人在思考一种事物以前，就体验到它的作用，直觀到它，感覺到它。

馬克思指費尔巴哈的这种思想說：“直到現在为止，唯物主义——包括費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內——的主要缺点，就在于它只是以客觀或直觀的形式，而不是以具体的人的活动的形式，不是以實踐的形式，不是从主觀上，来考察現實，考察外感覺器官所感受的实物世界。”馬克思还說，唯物主义所以会有这种缺点，是因为費尔巴哈在他的“基督教的本質”一書里只是把理論活動看做人的真正的活動。換句話說，費尔巴哈說我們的“我”只是因为受客体的影响才認識了客体^②。馬克思反駁道：我們的“我”因为自己对客体的影响才認識了客体。馬克思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浮士德早就說过：“事实在先”。当然，替費尔巴哈辯

① “費尔巴哈全集”，德文版，第2卷，第334頁及第10卷，第184—186頁。

② 費尔巴哈說：“存在先于思維。你在意識到一种質之前，你先对它有感覺”，載“費尔巴哈全集”，德文版，第2卷，第253頁。

护的人可以反駁道，在我們作用于事物的过程中，我們能够認識事物的本性只是因为事物作用于我們。在这两种情形之下，都是感覺先于思維。在这两种情形之下，都是我們先感覺到事物的本性，然后才想到它們。但是馬克思也不否認这一点。馬克思認為問題不在于感覺先于思考这个不可爭辯的事实，而在于推動人去思考的主要是在作用于外界過程中所體驗到的那些感覺。而且因为这种对外界的作用是受生存競爭所驅使的，所以馬克思的認識論是跟他对于人类文化史的唯物主義觀點有着密切联系的。無怪乎这位写了一份有趣味的提綱来反对費尔巴哈的思想家，在他的“資本論”第一卷中写道：“人在作用于外部自然界的时候，他便改变了他自己的本性。”这个原理只有在馬克思的認識論的照耀之下才能显出它的全部深刻的意义。我們在以后还要看到，他的这个理論怎样强有力地被文化發展史甚至語言科学所証实。不过我們还应承認，馬克思的認識論是直接从費尔巴哈的認識論發生出来的，或者要是你願意的話，也可以說馬克思的認識論老实說就是費尔巴哈的認識論，不过后者是因为馬克思做了天才的修正而更加深刻化吧了。

順便补充一句：这个天才的修正正是由“时代精神”所提示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觀所形成的那个时代的社会潮流，就在这种从主体起积极作用方面來觀察客体和主体相互关系的欲望中表現出来了^[11]。1848年革命那时已經近在眉睫了……

三

关于主体和客体統一的學說、思維和存在統一的學說，是同样为費尔巴哈和馬克思及恩格斯所固有的，这也是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最杰出的唯物主义者的學說。

我們在別處^①曾經證明：拉美特利*和狄德羅*——应当补充一句，虽然各人走着各人自己的特殊道路——都达到了这样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斯宾诺莎主义的亲族”，也就是除去了曲解斯宾诺莎主义真实内容的神学装饰品的斯宾诺莎主义。很容易证明：谈到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問題，霍布斯*也是和斯宾诺莎很接近的。不过这样說下去不免离題太远了。而且这也没有迫切的必要。凡是略为研究过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問題的自然科学家，現在都达到了思维和存在统一的学說，如像我們在費尔巴哈那里所見識到的一样。也許讀者听了我們这些叙述是会更加有兴趣的。

赫胥黎*写道：“今天，凡是站在现代科学高峰和了解事实的人，没有一个会怀疑心理的基础必須到神經系統的生理現象中去寻找；所謂精神活动就是‘大脑职能的总和’。”^②他所說的話正是費尔巴哈所說的，他不过把不大明确的概念跟这些話联系在一起，而且正因为他跟这些話联系在一起的概念是不大清楚的，所以他才能企圖把他自己的、我們剛剛所指出的觀点同休謨*的哲学怀疑主义結合起来^③。

同样，轟动一时的海克尔*的“一元主义”，也不过是关于主体和客体統一的純粹唯物主义（在本質上接近費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学說。不过海克尔不大懂得唯物主义的历史，所以他認為需要同唯物主义的“片面性”作斗争。其实，如果他能依照費尔巴哈和馬克思的認識論的样子致力研究一下他的認識論，那

① 參看拙著“對我們的批評者的批評”文集中的“伯恩施坦和唯物主义”一文（載“普列汉諾夫全集”，第11卷）。

② “休謨，他的生平和哲学”，法文版，第108頁。

③ 同上書，第110頁。